

文艺观澜

# 让科幻创作之路越走越宽

坚持“两创”  
关注新时代文艺

聚焦中国科幻

在不久前举办的第八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上，创作交流、现场签售、衍生品推广等一系列活动将中国科幻的热度延伸到海外。备受关注的中国科幻已经成为一张响当当的中国文化名片。

“科幻热”持续升温，创作者、从业者冷静思考——如何展开想象的翅膀，写出更多《三体》那样的现象级科幻作品？怎样壮大科幻文艺的根基，让科幻产业更加生机勃勃？我们邀请科幻界深耕多年的作家和崭露头角的青年撰文，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与观察思考。

——编者

## 从『科幻热』到『科幻强』

王晋康

中国科幻热起来了，这确实令人欣慰。依我看，中国科幻的发展还远未达到顶峰。

从世界范围来看，科幻是一个年轻的文学品类，诞生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后。中国科幻萌芽于晚清民国，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发展出一个小高峰。其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伴随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响亮号角，中国科幻迅猛生长。后来，科幻文学遭遇挫折，主力作家流失，出版阵地萎缩，只余下成都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等艰难地维持下来。但科幻火种并没有熄灭，在科幻作家、科幻从业者、科幻迷的共同努力下，中国科幻努力积蓄力量，直到今天再度复苏。

这个沉寂后又崛起的过程，说明了科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历史合理性。科幻，作为以科学为源头的文学类型，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学类型，有其独特的魅力，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。科技的迅速发展，更为科幻事业提供澎湃动力。2005年，科学家库兹涅夫写了一本《奇点临近》，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奇点，也就是重大创新的前夕。我赞同他的看法。实际上，早在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上，我作为作家代表进行主旨演讲时就提出了相同观点。就物理学基本理论来讲，百年来并没有大的突破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历史的发展逼近奇点？依我看来，在原来的物理学基本框架下，科技的深化和扩展开始更深入地走进“人”的领域，这才是主因。

尤其是基因技术揭示了生命的秘密，人工智能挑战了人类最珍视的智慧，这两项突破不仅仅是“技术性”的，更是“哲理性”的，它们推动人类重新思考人生三大问题——我是谁、从何处来、向何处去。而科幻是一个最为便利的平台，可以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，用文学的“三昧真火”熬炼，更为准确地摹写时代百态，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。当然，科幻还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能：向读者提供阅读的愉悦，消除青少年对科技的陌生感，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爱科学的种子，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向他们浇灌科学知识，培养科学理性，激发想象力，等等。另外，科幻还能帮助人们做一点心理准备，以迎接明天，应对一个变化着的世界。

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，科幻文学与经济社会发展

呈密切正相关性。这是因为，科幻文学的写作和阅读都有科学知识的门槛，而科学普及又依托于社会进步。科幻的繁荣还有赖于人们对“科技明天”的向往，有赖于一个社会“向上”的心态。历史上，世界科幻中心的迁移、科幻强国的兴衰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这也让我们更有理由对中国科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。

科幻文学有三个要素：科学、生活和想象力。博大深邃的科学体系已经能够窥探宇宙的秘密，我们今天可以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洞察大自然和人的本质。从科幻诞生那天起，它就是面向未来的文学类型，但今天增加了一点特殊性——未来来得太快了，科幻中描绘的未来可能近在眼前，只是我们还没察觉到。文学是写人的，而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人，文学只有适应这样的深刻变化，才能捍卫它应有的地位。

说回“科幻热”，当前的“科幻热”只是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言，实际上，中国科幻还没有到达它可以到达的顶峰。单说科幻作家数量，目前坚持在写作一线的科幻作家大概数百人，如果考虑人口基数，这支队伍还远谈不上壮大。比作家数量更重要的是作品质量，这是一个文学类型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指标。尽管中国科幻已经跻身于世界科幻文学之林，但经典作品还是不够多，像《三体》那样的长篇更少，科幻电影也只是初人堂奥。

我出生于1948年，从个人经历中更能深刻体会时代发展。回想起年少时所经历的贫穷，回想起当时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科技愿景，恍如梦中。这样极为迅猛的崛起，自然会给我们带来震撼，提供丰富的文学素材和写作动力。这是当代中国科幻作家的机遇，我们不能辜负这样的机遇。

（作者为科幻作家、中国科幻银河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）



①



②

## 为心灵带来勇气和力量

易伟平

从表现笑对人生的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，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《亮剑》，从反映革命历史的网剧《血战松毛岭》，到近期展现人们对好日子质朴向往的《幸福草》，这些剧集之所以能成为不同时期的热播作品，都是因为它们在鼓舞人心的力量，深深地激荡着观众的心灵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提振了社会风气。有网友在看过《幸福草》后感叹：“这部剧‘后劲’好大，看完后只想好好地爱、努力地生活，只有这样才能不负美丽人生。”为观众带去精神正能量，涵养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，正是文艺作品的重要社会功能。

一直以来，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艺术，在鼓舞人、激励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不论是李云龙、张大民，还是周秉义、黎长欢，这些人物性格中蕴含的真切感人的优秀品质，都说明了电视剧作品的精神力量并非浮于空中的缥缈之物，而是实实在在地植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，能够与大众达成深层次的共情共鸣。那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，往往在潜移默化中蕴含着向上向善的力量，凭借直抵人心的思想光芒展现出信仰之美、人性之美。这些优秀作品通过润物无声的艺术表达，激发人们对高尚情操的不懈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。《士兵突击》里许三多那两句话：“不抛弃，不放弃”“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就是要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”，成为一代青年的座右铭。《人世间》里周秉义的那句话，“身体可以疲惫、生病乃至受伤，但精神绝对不可以颓唐”，道出了精神的坚韧与强大。在这些作品的心灵洗礼中，人们不知不觉地升华了思想境界，远离了负面价值观的侵蚀。

社会生活不断变化，人们心灵需要充实和抚慰。文艺作品能够以感性的方式回应观众的内心关切，通过感人的故事、鲜活的人物、生动的讲述安顿心灵、充实精神。人们在那些或写实、或想象的荧屏舞台上反观自身、收获启示、获得力量。尤其是剧集，作为一种连接不同代际、不同职业群体的文化纽带，其“生活流”式的娓娓道来，也是一种春风化雨般的价值传递，对于和谐家风的营造、健康社会风气的养成，具有独特的功能和显著的优势，大有用武之地。

文艺作品是创作者精神与思想的生动投射，若期望作品触动人心，引领社会向善趋美，创作者首先要以一颗真诚之心扎根广袤大地，切实而笃定地沉浸于生活的烟火日常。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家长里短，还是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，无论是城市写字楼中的拼搏奋斗，还是乡村小院里的温馨时光，创作者要能感同身受、同频共振。创作者不能满足于“源于生活”，还要追求“高于生活”，不能满足于艺术共情，更要坚守艺术初心与创作真谛，为心灵带来勇气和力量。要谨遵艺术创作的内在法则，于作品中悉心勾勒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，既深刻洞察人性的多元特质与繁复层次，展现其丰富性与复杂性，又敏锐捕捉并彰显人性中的熠熠光芒，凸显美好与温暖。



图为福建省永泰县清溪镇北斗村“珍农菌草富泉羊循环产业示范基地”。

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

## 丰富科幻的“打开方式”

海 涯

自2011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起，我在科幻创作路上已经摸索了13年。

成为科幻迷，则是更早的事。20多年里，我欣喜地看到这条路一点点变得热闹起来。无论是近年来科幻电影、儿童科幻的活力迸发，还是冷湖“火星营地”、首钢科幻乐园的备受欢迎，都令科幻界深受鼓舞。

作为一名创作者，“科幻热”让我心潮澎湃，也使我有些压力：面对越来越多的读者、观众，中国科幻需要什么样的创新？从早期的杂志图书，到现在的影视文旅，科幻不仅是文艺作品，更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业态。在文化产品多元丰富的今天，科幻产业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特质吸引人们的眼光？

回首科幻发展史，创新是关键词。业界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，凭借作者对生命科学的浪漫幻想，给当时的读者描绘了新的世界景观。进入20世纪30年代，乘着科技飞速发展的东风，一批科幻巨匠以不同视角理

解科学发展的意义，编织出充满科学想象的奇妙故事，推动科幻文学不断拓宽题材，走向大众书局。

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世界科幻遭遇创新瓶颈。在科幻曾经兴盛一时的西方国家，科幻文学尽管在市场上取得成功，却仍难登大雅之堂，被认为是供人们消遣娱乐的“地摊读物”。经典题材也渐渐失去新意，无论作家还是编辑、从业者，都迫切地希望通过开拓新题材，以包容更多风格的方式来打破僵局，拿出更有创意的作品。最终，“新浪潮运动”将科幻文学立意的重点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科学，融入更多思考科技伦理、人类生存的内容，作品思想深度得以充分开掘，科幻才在文学界有了立足之地。

中国科幻同样在不断创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建立起工业与科学体系，有了一片科幻发展的热土。科学知识对当时的读者来说，无疑陌生而新鲜。叶永烈创作的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，通过讲述一名小记者游览未来城市的见闻，畅想科技怎样赋能人类生活，成为读者理解科学、崇尚科学的生动读本，销量超过300万册。当这种营造科学氛围的使命完成后，中国科幻也遇到“成长的烦恼”，除了科普功能，读者对科幻有了更多期待，那些既有题材难以写出新意。后来，一些融合奇幻、悬疑风格的科幻作品出现，尝试给读者带来新的感受。《春日译·云梦山·仲昆》凭借东方奇幻色彩引发热议，作者获得2003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新人奖。长篇历史小说《天意》则将科幻与历史故事有机融合，书写了经得起推敲的详实细节，单行本销售量超20万册，成为中国科幻“破圈”之作。

今天，中国科幻文学仍然走在类型融合的道路上。有人主张推广“大科幻”概念，把科幻与奇幻、软科幻与硬科幻都涵括其中，既可以突出科普功能，也可将科学知识作为故事背景和框架，着重展现人性的温暖与历史的厚重。这样，科幻文学将获得更充分的发展空间，吸引不同口味

读者，促进科幻繁荣。在“大科幻”理念下，这些年陆续出现了融合情感、悬疑、武侠、推理等元素的科幻小说，中国科幻乃至中国文学“物种库”不断丰富，彰显了科幻文学创新发展的生机与活力。

“大科幻”概念与我的思考撞了个满怀。在一些人看来，科幻代表未来，历史代表过去，二者似乎天然对立，科幻难以从“故纸堆”中寻找养料。但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，我欣喜地发现，史书是高度浓缩的，自带故事性，而且以史为鉴也是为了启迪未来，这与科幻预示未来的底色不谋而合。当仰望星空时，我们“寄蜉蝣于天地”，对浩瀚宇宙产生深深好奇；当走进历史时，我们“哀吾生之须臾”，对无尽的时间展开新的想象。凝视宇宙，回望历史，我们竟可以收获相同的震撼。我尝试发掘历史之于科幻创作的价值，将历史素材融入科幻写作，渐渐沉浸其中。

我吸纳科技新知，爬梳历史文献，其间时常有惊喜出现。某些历史线索和科学知识，神奇地嵌入故事，发展出全新的脉络，最终构筑成一个整体。我还在小说《愿时间在此停留》《土楼外的春天》中，注入地方民俗和传统文化风味，希望能给读者带去更多新鲜感。

当前，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，鞭策科幻创作者不断推陈出新。从整个科幻产业来看，除了文学类型创新，还有科影融合、表现形式、传播渠道、运营管理方式等多个课题值得探索。我们要勇敢地创新，闯出一条越走越宽的中国科幻之路。

（作者为科幻作家、第八十一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获得者）

图①：电影《独行月球》海报。

王晋康供图

图②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冷湖镇模拟“火星营地”。

李仕贤摄（影像中国）

图③：电影《流浪地球2》海报。

王晋康供图

图④：成都科幻馆。

王祖凯摄（影像中国）
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

## 文艺评论